史通評釋

論不可無
替似有者

史通評釋卷第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內篇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

吳本論贊下有焉夫論者四字

此論亦當

柳璨揚闡子玄大旨

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

玄晝直言恢張非云者照可採

淡薄無味承祚儒拔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
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
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兹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
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釋其善者則
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
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
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
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
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

萬石君注本卷楊王孫注十七卷

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讃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之以贊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小者則張

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覩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大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

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入評曰史臣論贊正以寓褒貶定功罪不自左傳君子曰始也尚書典謨起曰若稽古所從來久矣史記陳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此皆論讚之緣也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腓牧之流則何以贊爲

賈誼傳班固贊曰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成紀隗囂學李孟初臣光武後臣於公孫述述以爲寧朔王漢兵西征囂恚憤而死曄論曰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評曰陳壽評武侯用心平勸戒明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未嘗謂諸葛不逮管蕭也李延壽北史載爾朱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時稱穢史直其然矣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

含異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

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
或可觀累屋重起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
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
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
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作
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
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
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
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
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

劉向字子政　劉歆字子駿

高愼字仲密　斛律光字明月

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
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
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
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
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
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
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
其名依檢如高愼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
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
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

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及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評曰序者小序也例者凡例也例莫嚴於春秋而亡序序莫隹於史記而亡例不可兼也

臨淄江華字次翁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初拜諫議大夫○劉平毛義注見二卷

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以自慰諭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
揚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
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班孟堅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篤志儒學以著述爲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名
曰荅賓戲
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
以安車徵乘道死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
辭七諫之流

二墳五典八索今十二森

孫孔王何俱作二卷

枚乘作七發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馬融張衡作七激興依疑說錫舉屬辯之篇傅玄作七謨又集七林曹植作七啓拜命王粲作張協作七命陸機七證劉劭七華顏延之七繹沈佺期七引

唐志下氏七林集十二卷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

呂改注一 參

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難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權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尚失其途有乖至理按陸呂二氏（不韋 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

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
記別刱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
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
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
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
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
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
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
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
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

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内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凉州牧張寔私署凉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我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評曰史之題目當以編年爲正一年之內主臣華夷諸事畢載何其簡且晰也春秋孔經左傳爲上其次朱子綱目綱法經目法傳又其次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皆題目之正者編年之體壞於子長自茲以後濫觴逾甚昔人謂之登齊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記體當以新

唐書爲正首帝紀次諸志次后妃傳次大臣諸臣傳次列女次外戚次宦者次酷吏次藩鎮次蠻夷次姦臣叛臣而以逆臣終焉當矣第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蕭銑等盜僭竊號當另爲載記不當置列傳之首楊行密孫儒王潮等乘亂竊據亦當另載不當混諸傳之內宰相有表有傳又何必世系之贅有宦者而無恩倖則何以置易之昌宗貸王武俊朱滔吳元濟不列叛臣則何以服李懷光高駢後梁後唐雖云自有五代史然朱溫未禪之前當紀其逆亞于末帝之先當傳克用斯爲全備此皆史通以後事因并及之以俟來哲

李太史云書惟索之索書也言八卦足以盡天下之理也亦通

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讀易道而黜八索評曰八索之說謂八卦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注八體以應八卦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第于索義未明延謂易有一索再索三索之文安知索之義不本於此邪及讀勿微曰五帝時名八索坤三索於乾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其疑始釋然正義又云以易八卦爲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延謂勿微爲得

正義以淺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劉原父云即九共九編古云丘與
共相近故誤爲共禹貢言形質九丘言情性馬融說九
州之數賈逵說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說周禮之九刑
古人釋解其异如此當以九州爲是
巳酉陳壽字承祚張華舉爲孝廉除著作郎撰魏吳蜀
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夏侯湛時著魏書
見壽所作便壞巳書而罷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
耆舊傳十篇壽卒魏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
曰昔漢武帝詔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

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延按承祚三國志愈於長卿封禪書頗說非也

劉璠字寶義沛人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者梁典三十卷子祥

評白書因呂覽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書據蓮注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詑呂陸二書許以循可云春秋陸則不係時月矣

漢書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張寔字安遜軌子晉封福祿縣侯軌卒涼州人推寔攝父位遂領涼州牧封西平公後為羣小所弒謚元

李暠字玄盛成紀人晉隆安四年衆推為涼公領秦涼二州牧改元庚子建初卒國人謚曰武昭王

項籍字羽下相人起兵吳中滅秦自立爲西楚霸王都
彭城後滅於漢
張步字文公不其人梁王劉永拜爲輔漢大將軍既降
光武封安丘侯後叛陳俊擊斬之
劉璋字季玉焉子旣襲焉位寛柔無威略遣使迎玄德
入蜀玄德襲之遷璋於公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也初爲南陽太守尋僭號自稱
仲家後以困窮憂憊死於江亭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

漢書表志以漢爲限其例乃純晉音秦羲也收州兵與同

云粵若稽古亦猶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窘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蹐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

二袁紹袁術 劉表呂布 儁音沁 東令謂吳 令東作卓 金行晉史 高向王高歟

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所交網羅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答進儁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列于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

元魏改元太平真君

張軌據涼李特據蜀

列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録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

書地理志首述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illegible]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illegible]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復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者皆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豈其部限以此例彼豈乎吾黨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

必捐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評曰高紀不書子嬰沛公何以入關中是武成可以捐獨夫也魏書不序高歡神武何以傳文襄是漢書可以置阿瞞也故斷限者例也漢志盡犧年書禹貢誠為太濫若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吾謂魏為索虜魏稱宋為島夷彼此互排猶可言也第元氏未君而傳東晉秦燕魏起北虜而編張涼李蜀冠履顛倒馬牛襟裾信有如子玄所云厚顏矣

趙高初爲中車府令行符璽事所二世元年爲郎中令

李斯已死拜爲中丞相史通云東令未詳

評曰曹操圍張超臧洪求救於袁紹紹不從遂與紹絶卒爲紹所害陶謙守徐州襲殺曹嵩後操破謙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謙病死則洪與謙之死皆由曹操安得謂事同風馬惟董卓死漢劉虞死瓚孫瓚死紹於曹無干

廣陵臧洪字子源東郡太守爲袁紹所害

丹陽陶謙字恭祖爲徐州牧爲曹操所破病死

東海劉虞字伯安拜幽州牧爲公孫瓚所害

遼西公孫瓚字伯珪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爲袁紹所害

左昭元年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廷按參辰星名商夏地名後言參商皆舉以見耳

名獯粥子淳維攜桀衆妾遁於北野晉史云淳維禹後或又以爲黄帝後或云淳維即熏鬻也然熏鬻非桀子

熏一作獯鬻一作粥黄帝時已有熏鬻矣

魏略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

槃瓠

名疑史記漢書竝云黃帝犬名槃瓠爲蠻人之祖槃一作盤又魏略述盤瓠之所以得名由老婦耳病取物變犬其說甚怪羅泌云槃瓠者猴狐之轉語耳按五音編海猴薄官切注云猴狐犬也又姓系黃帝曾孫下明生子名白犬爲蠻人之祖是白犬乃黃帝玄孫之名非眞犬也下一作弄山海經又云弄明生白犬爲犬戎之祖昔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復逐遂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毋置猥處破出一男及長其射雖一矢殪獸甚多故名朱蒙夫餘之臣欲

殺之朱蒙逃數道遇大水得魚鼈成橋以渡遂至紇升
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爲氏
宋書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
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
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鬭
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
相遠而致鬭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
動所以致鬭鬭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
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遂西附陰山

類大亦作
訂季太史
云劇子句
絶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
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
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
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
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
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
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
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
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
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

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
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別適
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
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
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
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
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
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
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原缺

序先主繼焉璋吳均敘譙林異子嬰昌邑亦自有說焉璋與先主同一宗裔睞勝籍甚述崛起異姓者殊先主止帝益州睞高光混一海寓者殊始書焉璋繼書先主正以著劉璋亡國之罪亦微著先主逐璋之失譙林爲帝一年改元隆昌已成君也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而降漢昌邑即帝位一月而解綬未成君也書譙林正以明蕭鸞之弒不書子嬰昌邑正以皆亦帝之興廢悖陸之忠例難一律子玄可謂拘於例而失其意者矣至於東昏猶在而齊史遽列和年史臣媚梁也煬年未終而隋書已編恭帝史臣媚唐也其能逭子玄之斥乎然則

當何如書曰永元三年辛巳春夏秋當書永元冬十
二月蕭衍入建康廢帝為東昏侯始書和帝中興煬帝
大業十三年丁丑當書大業明年戊寅春三月宇文化
及弒煬帝始書恭帝義寧斯為實錄以俟君子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
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
歸家娶婦生光班書去病光各傳故曰昆弟非復一篇
宣帝王皇后號邛成太后乃元后之姑也元帝王皇后
成帝之母乃邛成太后之婦也班書以邛成列外戚傳
元后另為傳故曰婦姑分為二錄

帝王世紀郝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與家人無異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史記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左文元秋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嘗爲閔臣今居閔上故曰逆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臣繼君猶子繼父

評曰莽弒平帝立孺子嬰改元居攝嬰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嬰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紀之亦當附平末奈何入莽傳中此班氏抑于嬰之過也更始誅莽建元二載厥功甚巨而降於赤眉身死賊手辱亦不

六本此篇八字互刻相連

細交通乃謂兄亡弟及當爲作紀此又子玄揚更始之過也作史者紀西漢年以初始元爲終而附平帝之末紀東漢年當爲更始之載記不得列於光武之首斯爲稱矣

爭夫本紀所書列傳所錄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聲述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頻違隋史不依范類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閑義不從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

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評曰先黃老後六經老子與韓非同傳遷之失也後外戚先夷狄固之失也賈詡將荀彧同編壽之失也公孫弘傳贊備述孝武宣以來得人之盛不似弘贊故曰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玄成卒後皆匡衡孔光等建議故曰枉入玄成傳終此又固之失也子玄之讀史精矣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丞相賢仲子永光中代于定國為相父子入相榮當世焉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眞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竝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

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遂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懵彼憎我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

曹操亦雅稱祖

仲金行而柳當書此又未解

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稱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象言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象言宣孝昭也並行或兮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擅擾為孝已多猶口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號崇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蓬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

浦氏起議已駁其非

沙朔一作遼朔

萬石下吳本有凡此諸名四字

四侯注二卷

二凶劭濬也索虜北魏也

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謂之帝死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

撰下落一魏字

原涉字巨先以輕俠聞哀帝中爲谷口令前後[illegible][illegible]漢書游俠傳

姬滿周穆王劉莊漢明帝步兵阮籍彭澤陶潛

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脩墳塋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絲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

孟也下有並字 一止字 北編下有 六日字 吳本總作 忽乃八久

吳本無段 字猶其作 猶凡

也有匹夫而不名者必若商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流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究變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評曰子玄既云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冠

賊誅矣至於項羽加以僭盜得無謂其窮屈於漢祖耶羽而名盜則唐之世充建德我　明之友諒士誠皆盜也班范以劉玄爲目慢矣子玄乃隆之中興加以歷數未聞既帝而降屈滕赤眉可謂中興膺曆數邪曹氏稱祖操有慚德而况丕叡元氏追帝魏濟建議已駁其非子玄右操爲祖弃濟不論皆所未解獨論王道曹逆劉順此二語遂爲綱目帝蜀之根嗣是而蕭常之後漢書謝陛之季漢書想繼而作則子玄發之矣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張晏曰沐猴獮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

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故謂沐猴而冠

厲王胡奔彘有共和十四年史記云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注云共國伯爵和名也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俱云共伯得志於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立和爲天子一十四年天下大旱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和之說無據

郟敖熊麏一作麇字同世家作員音雲熊麇葬於郟故

號郏敎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佗秦時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趙佗行南海尉事故史記曰尉佗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故史記曰黥布

靈帝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執安平王續甘陵王忠以應之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於

廣宗復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
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
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王莽遣平
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
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石奮漢景帝朝爲九卿長子建次甲次乙史失其名次慶皆
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
石乃號奮爲萬石君

史通評釋卷第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刋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自非博

太初漢武帝改元

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

踳音蠢作舛作

抱朴子注四卷

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讖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

孝武名駿

語林世說注十卷

子玄以亂神對非聖乃知子不語怪力亂神止二事非四事也

干寶鄧粲王隱虞預

王曰牧以叙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謬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譏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䣊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遭剖斷蓋亦陰過所致也晉氏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脩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

出于虞氏會稽典錄二篇

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

拾遺堯眉八采非八眉也

「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評曰採撰當博擇駁當擇是此篇大旨故自丘明孟堅而下子玄都無取焉

左文二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

周書也疏周之志記

金石錄晉太公碑曰太康二年得竹策書書藏之年當

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曰昌賜

汝望

孟子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注此三大國史

記之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興於記惡之

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

左襄三十一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

鄭國史書禮小史注國語所謂鄭書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

書有之惡直醜正實審有徒注古書名
名疑啓封有啓母石應劭郭璞皆云啓母塗山氏所化
歷代崇祀見漢武帝紀淮南子云禹通轘轅塗山欲餉
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
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呂氏
春秋又謂啓母乃九尾白狐盆妄盧元明輩又以啓母
爲陽翟夫人被嵩高記陽翟夫人姙三十月子從背出
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開卽啓也遂訛爲
塗山云
帝王世紀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已上山行見流

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折而生禹於石紐

石紐村今在四川龍安府

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

刳兒坪

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按空桑地名一統志云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臼若出水即東走明日臼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於空桑中即此又云生於伊水之上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君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懍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據延按家君自蜀歸言成都城東有支機石有司立亭貯之石有一孔光潤似支機處第石不甚古疑好事者為之

張衡靈憲云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魏志注稽康高士錄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稽康所贊缺一自擬

安定皇甫謐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逸民蘇順叙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紀又近秦漢不及遠古謐采古今

八代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雨龍皆不錄也

晁氏曰應劭字仲遠奉之子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十卷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喬漢明帝時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之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尚方詐視則四年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盧江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

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介休宋孝王好緝文形貌甚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

象末預尉遲迥事遇害

評曰周之頑民即殷之忠臣尉遲之黨反即宇文之忠蓋孝王大節差有可觀史臣愛憎未足深信子玄採之豈無謂邪

評曰宋孝王劉子玄為晉元申寃破千古疑嗣後有唐太常少卿元行沖者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犍實為繼晉受命之符夫晉自有宋繼何須元魏但元帝非出牛氏則唐人已屢言之而何至今猶傳訛邪

魏志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略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梁書天監十五年勑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劉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

丹楊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

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荀淑八子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旉字幼慈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賴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爲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評曰潁川八龍號高陽里子玄以爲虛舉子玄兄弟八人鄉人號高陽鄉豈德可假然當之耶龍德聖德必求其實荀與劉俱非龍也自潁川稱八龍後唐崔頲八子琯珣璪珙璵瑨球其一闕亦稱八龍陳賀德仁兄弟八人

旉音敷

璪音早　瑨音晉

人太守改所居里爲高陽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亦號
八龍不特子玄兄弟已也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漢文帝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常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爲東郡太守起兵誅王莽兵敗族誅班彪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魏文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復親討之至馬圈疾甚

崩于行宮

魏書諸葛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松之以爲亮在渭濵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評曰按叔皮隕宗之說則文仲眞死讀松之入谷之辯則武侯何存行路之口豈可盡信

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

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卽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厩門木烏生肉足也

漢書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外書後以謀反自刑殺

辭有淫麗理無詭妄既曰華叟理於何樹

此論甚正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illegible]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illegible]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illegible]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

袞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
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
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失實流宕忘返無裨
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
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
繆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
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
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
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
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

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氷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椽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

吳本斗筲上有比異二字

言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

猗與詳商頌那一章附音略與音余魚藻詳小雅桑扈之什臣吳本作皆

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爲璧不可用也畫地爲餅不可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累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

篆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該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文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

轄胡八切

閟音秘

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illegible]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illegible]可不務乎

評曰六月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詩人賢尹吉甫也非吉甫美宣王也魯頌閟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公子魚也詩人美奚斯之作廟也非奚斯美僖公也誰議其諂屈原名平楚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懷王信上官之讒疎屈平平作離騷投汨羅死懷王死于秦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宋玉原

闕者欲空也
隧可深遂

弟子也事襄王以賦見稱然皆祖原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則懷襄之惡楚賦未敢明言誰議其謗

評曰子玄載文五失其言讜矣顧此皆衰世之文非盛世之文也虛設之失莽丕炎裕亂賊之詔也厚顏之失孟德字文爭戰之語也一槩之失以亂爲治以惡爲善澆漓之辭也叔世末主目不知書不得不假手知人則哲惟帝[illegible][illegible]不自彥若逢聖主當盛世何至有此失哉

左鄭伯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一國三公
士蔿自作詩
也恐其亂說
公與二公子
爲三孤其注
反公子從是
如家不正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
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
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
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
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
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

也踰垣而走彼斩其袪遂出奔翟

漢書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

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曰上林子虛虛

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何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

焉

漢書楊雄字子雲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

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

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服虔曰晉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

後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自光武至和

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廣成苑在汝州梁縣內

王伯厚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

京兆第五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

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山陽麗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麗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麗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羊陟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後爲梁冀所害

漢書班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隴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故作王命論以諷之王命謂帝王受命也

臧榮緒晉書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晉書之昏紀張華懼后族之盛作文史箴

蜀志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有前

後出師表

晉陽王昶字文舒魏散騎侍郎名字子弟皆依謙實兄

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

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

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河內山濤字巨源晉武時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

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穎陰荀伯子宋著作郎徐廣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左

韓嬰 戴聖 鄭玄 服虔 裴松之 李奇 應劭 晉灼 摯虞所撰 注三卷 字決

郎劭撰晉史遷御史中丞位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

彤劉昭伯父也彤音容

楊衒之通考作羊衒之伽藍記注三卷世說裴松之字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覩其書成表獻

採其所捐以不脫誤今稱之以下至末是曰習上之文蜀江二本混而爲一詳具于后

自此蜜蜂兼採但甘若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逆之傳竝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封晉熙王后奔魏沈文秀字仲達司空慶之侄宋青州刺史成附爲魏所執

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閭閻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

阮氏孝緒田融范亨裴景仁段龜龍劉淵石勒苻堅姚萇

九域志杜宇自立為蜀王號望帝蜀人聞子規鳴起云望帝

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爲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一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

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評曰父子同氣主臣一心夷其君父華其臣子此魏收之失也韋耿葛文濟瑾謙迴忠於故主賊於權臣以忠

作賊不加表正此李顏之失也子玄得之矣獨以勾踐權吞桀稱僞主越絕江表荐號僞書立言之過不無可惜

越王勾踐夏后氏苗裔允常之子也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號稱霸王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内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

陳氏曰越絕書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

華陽國志
今蜀有刻本

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難則云然終未可曉

孔安國當漢武時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蠱事不及上詳注一卷毛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晁氏曰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常璩道將撰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後自晉至

周顯德僅七百載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冠義胄與塵埃同没何可勝數陳氏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爲序志云肇自開闢終永和三年

彭城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云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絶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高唐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

梁書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以之爲三品言行超絕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後益劉歊劉訏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次篇末成絕筆之意

高平虞溥字允源晉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祕書唐志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也梁亡入周保定二年加儀同三司麟趾殿學士隋拜內史侍郎撰梁舊事三十卷

評曰漢建安二十九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諸葛誕合文欽討司馬昭馬文謂昭也必求其實儉未討文

孝靖東魏孝靖帝善見也幽於高澄弒於高洋

元瑾魏尚書祠部郎中武定五年與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高澄事泄遇害

潛居羅佛名迥以為字

潁川荀濟字子通仕魏謀誅高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太原王謙字敕萬父雄周國公雄死于陣周建德六年授謙益州總管隋受禪謙舉兵圖匡復不克死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周建德初以蜀公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唐武德中以

迴忠於周室改葬焉

評曰李符暨比史於教萬則曰投袂勤王志匡社稷昇於懷節存之流於薄者雖則曰志存赴難投袂稱兵此之猶義為擬之傳三公忠勤亦既白矣于玄亢顏之倫舊而不著李之改葬于本未知其解

梁國葛龔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自忘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故世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葛舉茂才為臨汾令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玉海葛龔集六卷

因習上第十人 此篇殘有缺文不可考矣

白石者予於史邪厭裁物張晏八字圖史記又白史嘲至末缺陳字皆缺文

張晏八字脫略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侔諸華遂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詛列諸緗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殁後亡龜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者舊稱文缺今本存二十七篇此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爲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亦煩複矣知幾之爲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敘事爲工敘事以簡爲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秤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嗚呼脩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illegible]

評曰因習者因仍舊習之義也詳本篇所載止魏收陳壽二事明係曲筆已經陸太史訂正還之曲筆矣張伯父存而不削慎之也豈因儼山有記而姑存之邪

邑里之目 更不文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

晉人食棗
故齒多黃

李義琰下
脫傳琰二
字

枕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琅邪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淡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惟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脩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

卯金劉也千家姓云彭城禾女姚也千家姓云鉅鹿族

[illegible]

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平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亦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稱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源氏至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州弘君文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胃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

庾信注六卷庾音愈去聲俗作庾誤

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以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評曰孔子刪詩存商頌作春秋諱孔父尚書紀微子之命論語題三仁之目本本原原意厚矣安得近認平昌遠忘微子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安得近書北海遠

志會國陰氏不過后族奈何上比闕里稽今源出齊國
安能秦越更吾必謂生於斯姓於斯不系姓源則秦紀
伯翳漢宗神堯何爲哉而氏族可無志也何子玄又亟
亟於氏族也歐公僑居穎上猶稱廬陵朱子生於考亭
不背新安先正舊里大都如此至於江左僑立州縣猶
是新亭灑淚之意南宋君臣流連湖山遂家杭州作汴
之譏子玄拘邑里之例失尊親之義過矣但元海稱劉
拓跋宗陵赫連冒祖夏禹如斯等類當另爲一正
氏族大全管仲七世孫脩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周有
陰不佞世居南陽新野至西漢末始盛是爲光烈皇后

之祖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忌而殺之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泰始中拜郎中著論三十餘篇

琅邪王褒字子深梁元帝拜吏部尚書左僕射

華陰楊素字處道隋司徒楚國公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隋尚書左僕射

附雲間本補注因習上二篇

補注第十七

李本案云此二篇吳中梓宋本與蜀江二本大異因全録之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絶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録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絶羣遂而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被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

其所損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謬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

競與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著三輔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勢進權唯[illegible]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

既下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决録矣

延按雲間本趙岐之三輔決録爲是蜀江二本摯虞爲誤考摯虞晉京兆長安人亦曾注解三輔決録者蜀江二本陳壽之下漢輔臣贊以李宇爲疑今雲間本云李漢輔臣則李宇誤本寧太史云李漢輔臣贊楊戲作蜀志載之或遂以爲壽作延考楊戲以延熙四年著李漢輔臣贊陳壽蜀志云戲之所贊今不作傳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故子玄直以李漢輔臣爲之壽云其實戲作也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劒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主曰周王若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帝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九有異方降款者以蠻夷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當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然父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文秀等傳則云吳與武原人

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

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刱一名題爲僞史及

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

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

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

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

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

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作討）一欽誕問罪
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
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
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
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
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
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
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
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
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

而知諸本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或問延曰子既得雲間本補注因習二篇全文何不刊誤竪正今存其誤者復刻其全者何瑣也延曰不然二篇之誤陸文裕張睿父疑之而不能正不有張碧山宋本李本寫本考訂則朱紫混殽遂成長夜延故並存之一以著文裕睿父闕疑之慎一以昭碧山本寫訂誤之功且令學者知校書之難如此